#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朱文公易說卷五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二 經部

晦菴朱文公易説卷五 宋 朱鑑 撰

下經

☶☱ 艮下兌上 咸

問咸卦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爲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説有不通處必着

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録出看董銖録

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吳必大録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問咸内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説

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説動卦體雖是動然纔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沈僩録

問咸之九四傳云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爲感云云如何先生曰凡在天地之閒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爲感

寒暑晝夜無非至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須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如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貞觀之治可謂甚盛矣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嗒嗒低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如國之紀綱國之

人材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爲之豁開仁宗皇帝時亦時天下稱太平雖服不曾見巳自分明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數數有之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勢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内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内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

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甚親切正學者用功處徐㝢錄

憧憧往來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爰淵錄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先生然之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

文分明説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説徹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説那箇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往後面來底是來

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閒禾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繫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閒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不以

爲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其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是這邉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

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淺深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若以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爲也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它日或爲吾患遂委曲牢籠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沈僩錄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此但着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者正病此也答江默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答云吉凶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因說易咸感處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爲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爲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

無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 錢木之錄

巽下震上 恒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 揚道夫錄

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云云　曰他政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所以爲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爲體之常　劉砥録

叔重說恒卦初六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云未見其有不安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諸時舉録

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

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爲婦人又爲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爲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董銖錄

䷠ 艮下乾上 遯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案易中小字未有以爲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耳未知此義如何荅云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爲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過小畜之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敎之意不同先生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

若不往之爲無灾𤠟竊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吐活反九四君子吉小人否方九反董銖録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它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㬥淵録

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小人女子近

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爲吉何邪荅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 ䷡ 乾下震上 大壯

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却不好睽本不好爻中取却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纔過便不好如睽

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爲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閒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羣龍无首吉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揚道夫録

先生曰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呂燁録

此卦多說羊是兊之屬季通曰這箇是夾注底兊卦兩畫當一畫㬌淵録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埸之易漢食貨志疆埸之埸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説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

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董銖録

問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遇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説如何荅云當如大畜之例

☲☷ 坤下離上 晉

問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荅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它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得這箇物事㝷淵録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同上

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答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爲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爲自治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爲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

有此一語便以爲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董銖錄

晉六三如何見得爲衆所信處旣不中正衆方不信雖云信之亦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楊道夫錄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
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
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爲善乎
問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伊川以爲六
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
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
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
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

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臯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

以爲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説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説短伊川解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爲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沈僩録

失得勿恤此説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先生看必大與廬陵問答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説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爲吝也 吳必大録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 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 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自危

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矣

楊道夫録

䷣ 離下坤上 明夷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也初尚能蜚但垂翼耳

寓問商有三仁集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

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徐寓錄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説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説者却以爲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是上六是暗主六五却不作君説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説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説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

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爲唐明皇可以當之葢言始明而終暗也董銖錄

明夷明而見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是指暗主

明夷未是説闇之主只是説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説闇君于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

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説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罢淵録

䷤ 離下巽上 家人

問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兊離也兊離也字疑施於家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荅云穿鑿得不好荅林學蒙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

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只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 晏淵錄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 同上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

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虚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董銖録

☲☱ 兊下離上 睽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晁淵録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都如此多説先異而後同晁淵録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非來巳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

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絶小人之説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荅呂伯恭論淵源録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能无咎楊道夫録

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亙而作而<sub>旻</sub>
<sub>淵録</sub>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同上

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爲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所以却把世閒差異底明之世閒自有這般差異底事同上

䷦艮下坎上蹇

艮下坎上其卦爲蹇蹇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陽方險阻之處當蹇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

又利見大人以濟蹇而守正則吉故筮得此卦其占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偶讀謾記

問蹇卦往蹇來譽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説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説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説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爲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爲來諸爻皆不言吉蓋未離乎蹇中

也至上六往蹇來碩吉却是蹇極有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董銖録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畫變坎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它晏淵録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爲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上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同上

問蹇九五大蹇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蹇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爲言竊意當時正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爲也

更乞指敎荅云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爲
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屈羣
策用羣力乃可濟也或言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
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
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爲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
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
猶可行故敎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爲比只觀澤无

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沈僩錄

☳☵ 坎下震上 解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爲天下之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

大有爲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爲大臣當大叚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氣數舛逆廖德明録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㬎淵録

問解卦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

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爲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董銖錄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晏淵錄

䷨ 兌下艮上 損

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爲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

多沈僩録

益損二卦説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説去未濟與既濟説鬼方亦然不知如何呂燁録

陳埴説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徐寓録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那占時又自别消詳有應處難豫爲定說也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旻淵錄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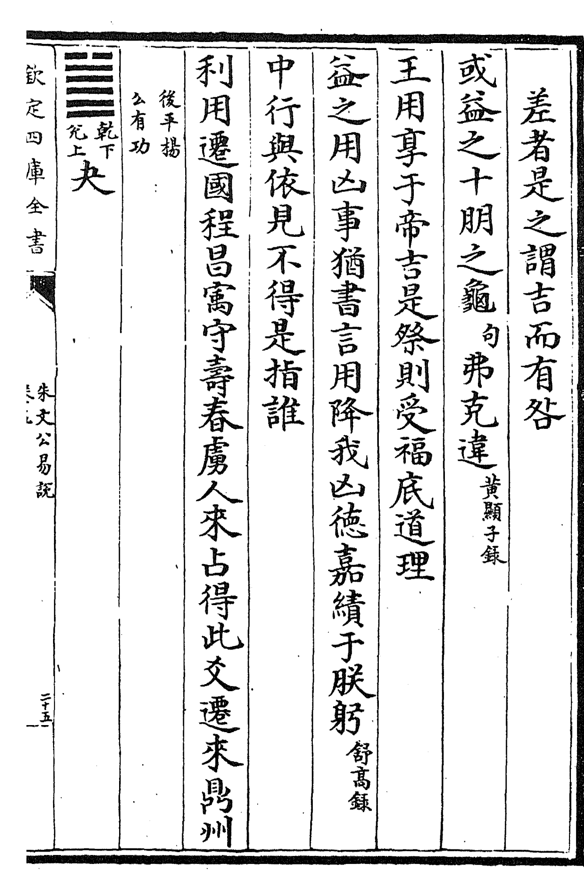
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伊川就六爻上說得好黄義剛録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爲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晏淵録

☳☴震下巽上 益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





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或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違黃顯子錄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舒高錄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後平揚么有功

䷪ 乾下兌上 夬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美得靡所不至沈僩錄

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諭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夬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

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

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荅陳亮

揚于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劒從自家頭上

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

夬卦號字皆是作户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

只當平聲 沈僩錄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

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問夬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隂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葢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嶠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爲陽不能無陰
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
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
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
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爲口故多言號也又問
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
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

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

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爲戒深矣董銖録

號平聲取兌象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莧是馬齒莧陸是章柳今用治水氣者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决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
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
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
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爻雖無此意孔
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
爻者能中則无咎不然則有咎

䷫ 巽下乾上 姤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荅曰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至而意斯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爲善矣便自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些要譽底意思以

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虚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余大雅録

不是説陰漸長爲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晁淵録

金柅或以爲止車物或以爲絲衮不可曉 輔廣録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熹謂正是羸豕孚蹢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 楊道夫録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説離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 此條未詳

這幾卦多説那臀不可曉 㬅淵録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爲君陰

在下爲民同上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同上

䷬坤下兌上萃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凡物積之厚則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革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豹之文黄義剛録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髣髴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他這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

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晏淵錄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同上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爲人必能聚巳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令

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董銖録

䷭巽下坤上升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董銖録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説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

川說 晏淵録

張洽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亨享烹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只一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非四件事也 潘時舉録

☵☱ 坎下兌上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剥卦否卦睽

卦皆是不好卦只是剥則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両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殺人放火此等事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汚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沈僩録

問臀困于株木如何先生云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
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
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先生云恐說臀字不去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是如何先生云此是
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
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
好底事思是困好物困也酒食饜飫亦是如此又問

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云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云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先生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呂煇錄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晏淵錄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同上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

䷯巽下坎上井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最淵録

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象木上有水井䷯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熹嘗謂之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卦 廣輔錄

鮒程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晏淵錄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 同上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離下兌上革

鄭少梅解革卦以爲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爲爐底二爻爲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爲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爲新事矣故

漸漸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云意則一但變韻而叶之耳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

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 巽下離上 鼎

劉礪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得致利先生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沈僩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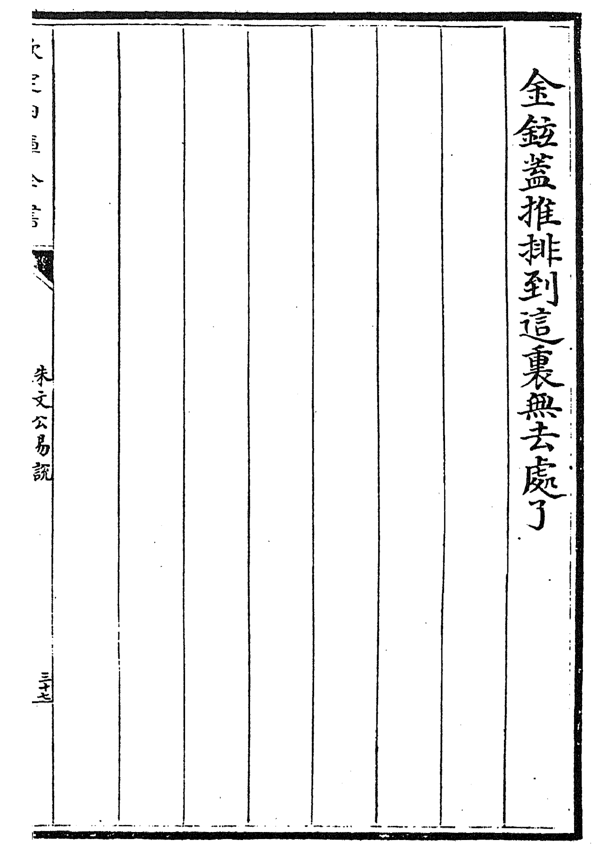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

利出否伊川説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㬟淵錄

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云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形剭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六五金鉉只爲上巳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



金鎚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三 經部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六　　宋　朱鑑　撰

下經

䷲ 震下震上 震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晏淵錄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説同上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

李燔問伊川先生言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先生曰若誠敬至自是不驚驚則自是有閒斷

䷳ 艮下艮上 艮

吳必大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

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内者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止彖云艮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

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易云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虚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

卦以屯推之皆可見矣萬人傑錄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拈掇得愈不是了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金去僞錄

問止非爲也爲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爲作爲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内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問艮卦○陳淳錄

示喻艮背之説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此曉會於道理工夫無不是處但近讀見得彖辭解云艮其止止其所也正説此句之意則所謂艮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説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本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爲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説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答呂疎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答曰程子解艮其背謂

止於其所不見即此説然看易意恐不是恁地如彖下止亦只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此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是艮其止句解那艮其背一句艮其止乃是止於其所當止也亦似大學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文解得甚好上面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皆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巳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徐寓錄

伊川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内自不見其私巳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荅横渠定性

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便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爲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溫公如此解蔡文說不然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令人又說

得深少閒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它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衮葉賀孫錄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自巳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巳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底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别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爲說得出又曰上



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爲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

難説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葉賀孫錄

艮背之用固在於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荅吕伯恭别紙

所示疑義若據易文即艮其背即是止其所之義而伊川説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旨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荅楊仲思

艮其背不見其身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若

能如此做工夫亦自好外物不接不萌之際二字南軒以爲當去伯恭却説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但易本義却是説只見義理不見巳身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般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理不見那人也不知是張三不知是李四黄顥子録

舊聞先生言艮其背是止字彖中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相對同上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説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説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

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擾林夔孫録

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同上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爲利爲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爲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林學蒙録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

動中之止伊川云内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説得靜中之止否先生云然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説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辭先説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云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

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爲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艮其背上多是人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則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李閎祖問伊川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

面是失點檢 錢木之録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只是此二句意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

張洽問艮其背處先生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 潘時舉録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

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蓋艮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巳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彊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者乃能不

見其人未有顧巳身之利害禍福不能不畏侮於人之彊弱貴賤也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主夫靜者爲本焉所以自源而徂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之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彖傳有曰艮其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答云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答董銖錄

楊至問止於所不見先生云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内欲不萌之際敬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伯恭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爲不知爲張三李四（龔蓋卿録）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説但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止彖艮其止一句若非止誤本是背字便爲此句解那艮其背句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

敬之類程子解此下却好不知上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支皆能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一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

問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閒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得不交於物而子然自

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答云熟讀彖傳之詞可見文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蕭佐問艮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慾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内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絶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卻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柰

何先生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

蕭佐編次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是張三李四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

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劉孟容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答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温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箇不爭强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過高了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説止非爲也亦不是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

却看得止字好 僩淵録

外物不接内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爲之際二字當除去

今程傳已無之際字○同上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同上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〻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

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

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

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

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

箇物不相秋採同上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己

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

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

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

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

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荅云

得之 荅潘時舉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晏淵録

熹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

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乎絳灌之徒不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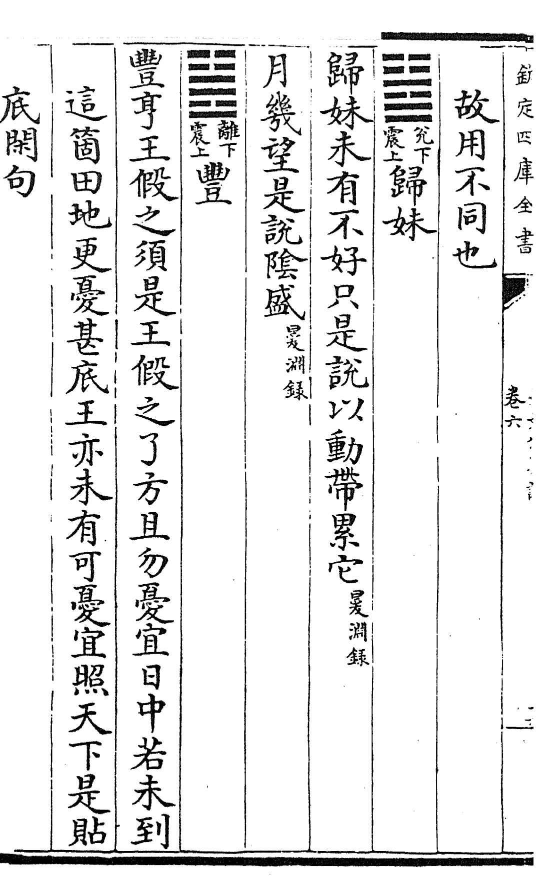
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它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爲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胷次終是鬧着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趒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它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爲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沈僴錄

䷴ 艮下巽上 漸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曼淵錄

漸之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今術家言宜婚姻日不利出師征伐宜征伐日不利婚姻蓋其日有宜和合爭鬬之不同兵家多遵用之 沈僴錄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



故用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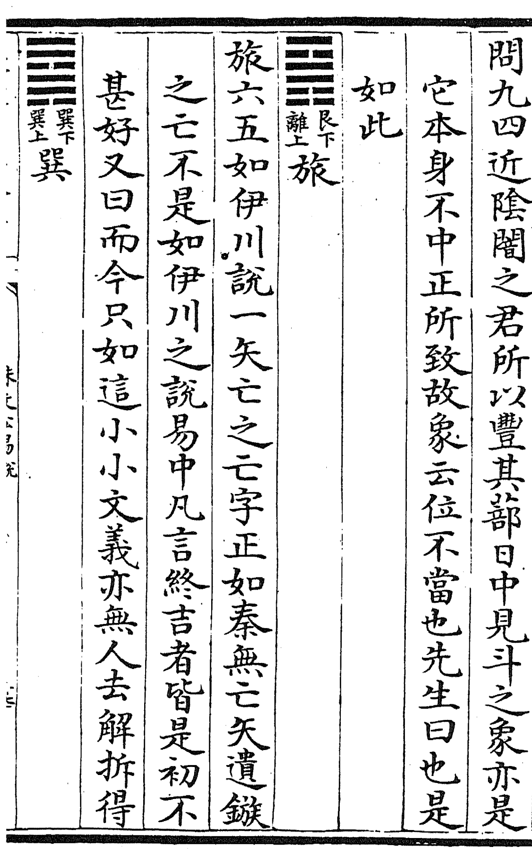
兊下震上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它 晏淵録

月幾望是說陰盛 晏淵録

離下震上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



問九四近陰闇之君所以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先生曰也是如此

艮下離上 旅

旅六五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折得

巽下巽上 巽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大故好底事九三别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又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説得較牽强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説未善是無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

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 憂淵録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爲卜是吉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九五品具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

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晏淵録）

䷹ 兌下兌上 兌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卻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晏淵録）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剥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爲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爲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無理會

䷺ 坎下巽上 渙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次便渙散其它羣隊合以成大其次便雖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

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淵録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一文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九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

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爲得位彖辭如此說得竊

若云上應九爲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

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爲安二之於三

爲得位是如何

六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已從人意思

渙其羣乃取老蘓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

東坡所謂合小以爲大大以爲一且如我太祖之取

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六四爻

如何當得此義

常觀解易底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揍着它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唯東坡説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晏淵録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同上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説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説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爲文章故此等説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楊道夫録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説一汗字爲象不爲

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由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敎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可

疑

䷻ 兌下坎上 節

節卦大抵以當位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先生曰然又云觀這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中雖苦而亡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未至於節而預知所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

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爻看來未甚不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是寫下少閒自有進

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别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

户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户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户庭主心門庭主事 夒淵録 下同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

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兌下巽上中孚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葢說一向恁麽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

會着便須穿鑿同上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爲中孚之象中實亦爲孚象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爲誠之象中實爲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爲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兊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

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爲實之體而實爲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歧而爲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爲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夫天地之間一元之

氣杳冥無迹豈非虛邪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邪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邪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邪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

一源内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讀易傳而有此疑義萬望詳教德明荅云中孚之義微奥豈德明所能識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爲信之質就所感而言則中虚爲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虚而受風之入下以虚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爲信也其體其實其虚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來説謂虚中未嘗無實實中

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爲虛萬物生成爲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沖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沖漠无朕之際已不爲虛矣況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爲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闢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爲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荅云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

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是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

亦類此子晦之説甚善但敬則内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則曰虚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廖德明

問中孚外剛中柔至誠惻怛之人也答云得無色厲内荏之姦邪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答林學蒙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别先生云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説得極好因舉字説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孚葢中所抱

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云云所謂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一箇物事在這裏初不惹着物事熹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子相似是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着水方得而今見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呂輝錄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

中又說從別處去　晏淵錄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爲絶句義更不可曉　呂煇錄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常也　呂煇錄

艮下震上　小過

小過是小事又過於小如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損底意思同上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度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晁淵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云

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呂燁錄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九四上六爻文與三爻不同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作弗遇過之與九三過防之文體正同　㬅淵録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不識頭處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説以長字為上聲勿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恁地又曰莫不一向要進

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底意思　㬅淵録

弋是後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同上

# 離下坎上既濟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爲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衙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

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它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它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它便是令人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意它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熹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要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

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爲典要可見得它散漫同上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今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林學蒙録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陰四有衣袽之象

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大自過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生云然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酩酊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様不好底意思出來林學蒙録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説小亨如唐時貞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晏淵録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同上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閒不是

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
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證
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
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
如漢文帝之占大横庚庚都似傳上人說話又曰夏
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 呂煇錄

問三年克之憊也以言用兵是不得已之事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先生曰言不可輕用也林學履錄

問九三爻以言紂雖貴爲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揚子雲云云　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必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必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

得便宜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麄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麄不解如此 僴錄

䷿ 坎下離上 未濟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 呂燁錄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旣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林學履錄

取狐爲象上象頭下象尾晏淵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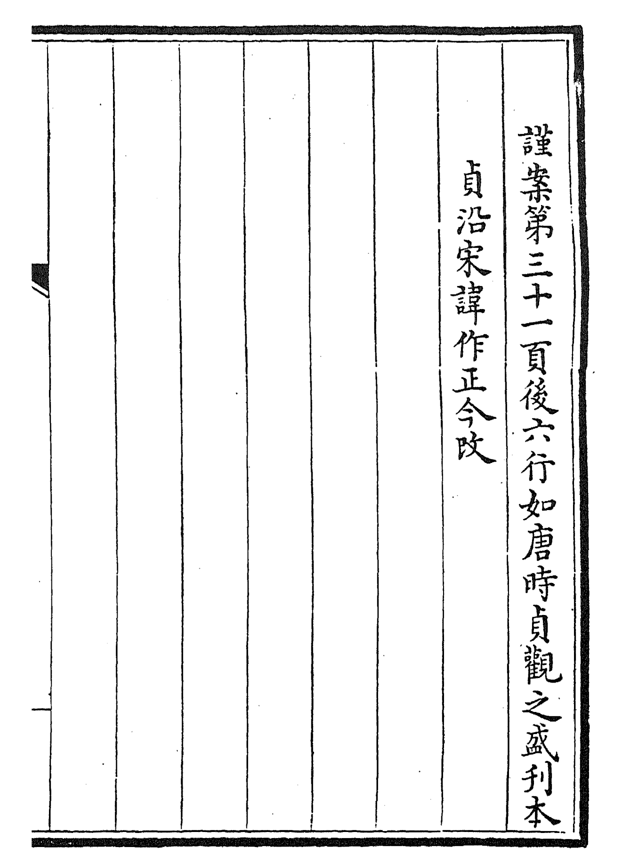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初六隂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其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

不進所以正吉曰看來也只如此大槩難曉其之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六又不好了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爲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疏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孚皆不可曉只得且依希如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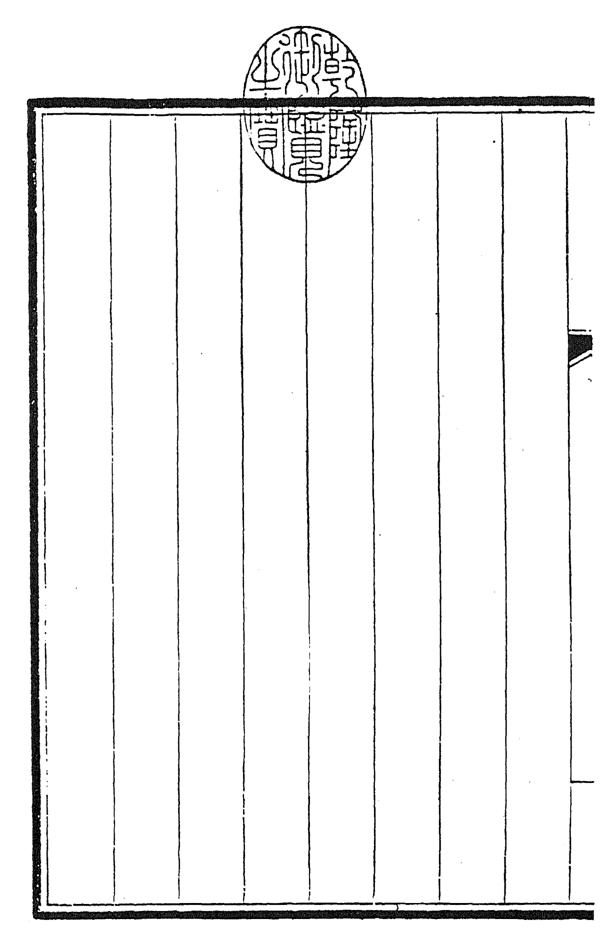
又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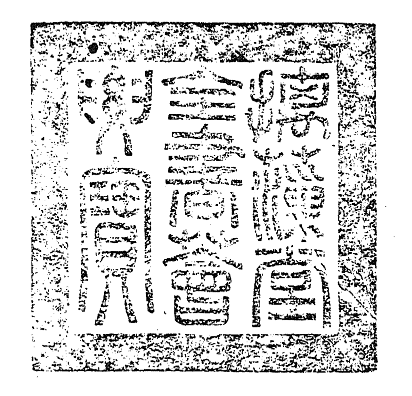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云也未見得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晦庵朱文公易說卷六



謹案第三十一頁後六行如唐時貞觀之盛刋本貞沿宋諱作正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權之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